

世界文學全集

痴



38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

世界文學全集 38

精裝 39 大冊

定價 10600 元

編纂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者：喜美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2114 號

總經銷：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門市部：台北市萬大路 576 號

電話：3019692 · 3038722 · 3077633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

痴白

表物人要主書本

萊夫（名）尼古拉也維奇（父名）梅思金——公爵。

娜司泰謝（名）費里帕夫納（父名）巴拉士闊瓦——小田主的孤女，美貌的女人。

阿法那西（名）伊凡諾維奇（父名）託慈基——田主，巴拉士闊瓦的保護人。

* 尼拉古（名）阿萊克謝維奇（父名）伯夫里柴夫——梅思金的保護人，富翁。

* 謝蒙（名）帕爾芬諾維奇（父名）羅果靜——富商。

帕爾芬（名）謝蒙諾維奇（父名）羅果靜
其子。

謝蒙（名）謝蒙諾維奇（父名）羅果靜（小名仙卡）

伊凡（名）費道洛維奇（父名）葉潘欽——將軍。

麗薩魏達（名）博羅可非也夫納——其妻。

阿歷山大（名）伊凡諾夫納（父名）

阿台拉意達（名）伊凡諾夫納（父名）
其女。

阿格拉耶（名）伊凡諾夫納（父名）

阿爾達里昂（名）阿歷山大諾維奇（父名）伊伏爾金——將軍。

尼納（名）阿歷山大洛夫納（父名）其妻。

笛佛里拉（名）阿爾達里昂南奇（父名）（小名笛納）
其子。

尼古拉（名）阿爾達里昂南奇（父名）（小名郭略）

瓦爾瓦拉（名）阿爾達里昂諾夫納（父名）（小名瓦略）——其女。

伊凡（名）彼得洛維奇（父名）波奇成——瓦爾瓦拉的丈夫。

羅吉央（名）蒂莫非維奇（父名）萊白及夫——以重利盤剝起家的人。

達娜

魏拉

其子女。

劉葆士卡

瑪爾法（名）鮑里驢夫納（父名）帖連奇也瓦——上尉夫人。

伊鮑里特（名）帖連奇也夫——其子。

*施涅台爾——瑞士精神病科教授。

費爾特申闊——伊伏爾金家的房客，好飲酒。

李哈曹夫——食客。

葉夫格尼（名）柏夫洛維奇（父名）拉道姆斯基——葉潘欽家的友人。

S公爵——阿台拉意達的未婚夫。

達里亞（名）阿萊克謝夫納（父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女友。

開歷爾——拳擊家。

安其帕（名）蒲爾道夫斯基

青年。

佛拉地米（名）陶克達連闊

*戚巴洛夫——律師。

白洛孔司卡耶——老公爵夫人。

（註）本書中未直接出現，僅於敘寫或對話中提及的加有*符號。

目 録

第一卷	
第一章	〇〇一
第二章	〇一八
第三章	〇三二
第四章	〇五〇
第五章	〇六九
第六章	〇九五
第七章	一〇八
第八章	一二九
第九章	一五〇
第十章	一六四
第十一章	一七四
第十二章	一八六
第十三章	二〇〇

第十四章	二一六
第十五章	二三一
第十六章	二四五
第二卷	
第一章	一六三
第二章	二七七
第三章	二九八
第四章	三一九
第五章	三二七
第六章	三四四
第七章	三六五
第八章	三八〇
第九章	四〇五
第十章	四二三
第十一章	四四三
第十二章	四六四

第一卷

第一章

十一月底，融冰的日子，早晨九點鐘左右，彼得堡華沙鐵路上有一節列車開足了速率，駛近彼得堡城。天氣潮濕，且有重霧。鐵路兩旁，十步以外，難於從車窗內辨清什麼。旅客中有從國外回來的；但是最擁擠的是三等車，全是些做生意的小人物，不是遠處來的。大家自然都很疲乏，在一夜之間大家的眼睛全重了，大家全凍僵了，臉全是灰黃的，和霧色相似。

在一輛三等車內，有兩個旅客，從黎明時起在窗旁對坐。兩人都是青年，都不帶多少行李，都不穿漂亮的衣服，兩人的臉貌都十分特殊，兩人都願意彼此搭談。假使他們兩人彼此知道他們在這時候如何的特別顯著，自然會驚訝何以機會竟如此奇怪地使他們兩人對坐在彼得堡華沙列車的三等車箱裏。他們中間一個身材不高，廿七歲模樣，頭髮蜷曲，且發黑色。灰色的眼睛小而發亮。他的鼻子寬闊平扁，臉部上顴骨聳起；柔薄的嘴唇不斷地折疊成一種橫霸的，嘲笑的，甚至惡狼的微笑；但是他的顴角很高，構造得極好，可以抵消臉的下部的

不正直的發展。在這臉上特別顯出死般的慘白，給這青年人的全部面貌增添疲乏的神色，不管他具有充分堅固的體幹。同時他還帶著一種情熱到痛苦地步的樣子，和他的橫霸的，粗暴的微笑，嚴厲的，自滿的眼神不相諧和。他穿得很暖和，穿了一件寬大的，小狗熊皮的，黑色的，緊領的大氅，因此夜裏沒有受凍，但是他的鄰人不得不在發戰慄的背上忍受俄羅斯的，十一月的，潮濕的寒夜的一切甜趣。對於這寒夜他顯然毫無準備。他身上穿着極寬闊的，厚重的，沒有袖子的披肩，外帶大兜囊，就和在遼遠的國外，例如瑞士或意大利北部，旅客們在冬天時常穿着的一模一樣，自然他們並不想從埃特庫能到彼得堡那樣長的路程。在意大利有用，而且感到滿意的一切，到了俄羅斯便不完全有用了。這披肩和兜囊的主人是一位青年，也有二十六、二十七歲，身材比普通高些，頭髮金黃的利害，且極濃密，臉頰凹陷，長着輕輕的，尖銳的，幾乎完全白色的小鬚。他的眼睛是大的，蔚藍的，凝聚的。眼神裏有一點靜謐的，嚴重的東西，充滿一種奇怪的神色，使有些人一看就猜出這人有癲癇症。但是這青年人的臉是愉快的，柔細的，乾淨的，不過沒有色彩，而現在甚至凍得發紫。他的手裏握着一隻瘦瘦的包袱，這包袱是一塊褪色的舊綢布，大概這就算他的全部的行李。他的腳上穿着厚底的皮鞋和皮罩，——全不是俄國式樣。穿着狹領皮大氅的，黑髮的鄰座的人看清了這一切，一部分是由於無事可做，終於發問起來，帶着一種無禮貌的嘲笑，在這裏面，遇到近人有所失意時，有時會不客氣而且忽略地表露出一種快樂來的：

「凍僵了麼？」

當時聳了聳肩膀。

「冷得利害，」——鄰座的人異常欣悅地回答，——「您要注意，這還是融冰的日子。假使是冰凍的天氣，便怎樣呢？我甚至沒有想着，我們這裏會這樣冷的。不習慣了。」

「從外國回來麼？」

「是的，從瑞士來。」

「啊！原來如此！……」

黑髮的人打了胡哨，哈哈地笑了。

兩人扳談起來。穿瑞士披肩的金黃髮的青年人那種樂於回答黑臉的鄰人的一切問題真可以令人驚訝。他對於有些話問得十分不經意，不切題，而且極其空虛，並不發生任何的疑竇。他回答說他確已許久不回俄國，有四年多了。他到國外去，是爲了疾病，一種奇怪的，神經方面的病，有點像癲癇，或者維多司跳舞病（St. Vitus's dance），「些抖索和抽瘋的動作。黑臉的人聽他說話，笑了幾次。他問：『怎麼樣，治好了沒有？』——金黃髮回答：『不，沒有治好。』黑臉當時笑得特別利害。

「嚇！錢大概化去了不少，我們這裏大家都相信他們呢。」——黑臉的人惡毒地說。

「這是實在的！」——一個並坐着，穿得極壞的先生搭上來說。他有點像由於供人差遣

而顯得冷酷的官員，四十歲，體格強健，紅鼻，疹癩的臉，——「這是實在的，祇是把俄國的利源白白的傾溢出去！」

「在我的這件事情上，您是不對的。」——瑞士來的病人用靜謐和安慰的語音說，——「自然我不能爭論，因為我不知道一般的情形，然而我的醫生却拿出他的最後的錢給我做回國的路費，還差不多兩年功夫自己化錢養我。」

「並沒有人給錢麼？」——黑臉問。

「是的，供給我生活的伯夫里柴夫先生兩年前故世；我寫信給這裏的葉潘欽將軍夫人，我的遠親，但是沒有接到回音。祇好就這樣回來了。」

「回到那裏呢？」

「那就是說，我將在什麼地方住下？……我真是還不知道……這樣的……」

「還沒有決定麼？」

兩個聽者又哈哈笑了。

「也許您的財產就在這包袱裏藏着呢？」——黑臉問。

「我可以打賭，是這樣的，」——紅鼻的官員帶着異常滿意的樣子，搶上去說，——「行李車裏一定沒有寄放什麼東西，固然貧窮並不是一件敗德的事，這又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結果確乎是這樣：金黃髮的青年人立刻帶着特別的匆遽的樣子直承出來。

「您的包袱總是具有多少意義的，」——官員繼續說，那時候他們已經笑了一個飽，（應該注意的是包袱的主人自己也起始望着他們笑起來，這更增加他們的快樂，）——「雖然可以賭東道，裏面並沒有藏着金子，沒有法國的拿破崙幣，德國的『費里德里司道』，荷蘭的阿拉伯幣，這可以從您在外國皮鞋上套着鞋罩的那種神氣上判斷出來，但是……假使在您的包袱上再添上一個彷彿像葉潘欽將軍夫人那樣的親戚，那末這包袱又多少具有另一種意義，自然假使葉潘欽將軍夫人確乎是您的親戚，您沒有弄錯，由於一點注意力的散漫，……這是人們共有的。……或者是由於想像的充溢。」

「您又猜到了，」——金黃髮的青年人搶上去說，——「我真是幾乎弄錯，差不多不是親戚。我沒有得到回復，當時實在一點也不驚訝。我本來料到的。」

「白化了寄信的郵資，唔……至少您是坦白而誠懇，這是大可嘉獎的事！葉潘欽將軍是知道的，就因為他是大有名望的人。在瑞士供給您生活的去世的伯里夫柴夫先生我也認識，假使他就是尼古拉·安德列維奇·伯夫里柴夫，因為他們兩人是堂兄弟。另一個至今還在克里米亞，至於去世的尼古拉·安德列維奇是一個可尊敬的人，平日極多奧援，有四千名農奴。……」

在某種的社會階層內，有時會遇見，甚至時常會遇見這類百知百曉的人的。他們什麼都

知道。他們的智力和能力方面一切不安的好奇心無休止地趨向到一個方面去，自然是因爲他們缺少比較重要的人生的趣味和見解，像現代的思想家所說的那樣。所謂「全都知曉」這個名詞之下是指着一個極有限制的範圍而言：那就是某人在何處服務，同何人相識，有若干財產，在何處充任省長，娶何人爲妻，妻子陪多少妝奩，何人是他堂兄弟，表兄弟等等。這類百知百曉的人大半穿着手肘上業已破爛的衣服，每月領十七盧布的薪俸。在那些人方面，他們的底細被他們打聽得清楚的，自然想不出他們這樣做法，具有何種用意，但是內中有許多人懷着這種和整門科學相掙的知識，根本感到充分的慰藉，達到自尊和高尙的，精神的滿足的地步。這門科學本是可以誘引人的。我看到一些學者，文學家，詩人，政治家，就在這門科學裏取得了最高的舒適的生活和目的，甚至根本靠這個起家。

在談話的延續的期間，黑臉的人一直在那裏打哈欠，無目的地看望窗外，不耐煩地期待旅途的終止。他有點精神不屬，而且精神不屬的利害，幾乎露出驚慌的樣子，甚至帶點異樣：有的時候他像聽着，又不像聽着；望着，又不像望着；笑着，而自己竟不知道，也不記得笑什麼。

「請問貴姓？……」——疹癩臉的先生忽然對握着包袱的，金黃髮的青年人說。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梅思金公爵，」——他回答，帶着出於全心的，迅快的樂意的態度。

「梅思金公爵麼？萊夫·尼古拉也維奇麼？我不知道。甚至聽都沒有聽見過，」——官員在疑慮中回答——「我不是講那個姓，姓是歷史上的，可以而且應該在卡拉姆靜的歷史裏找見。我指的是人物。梅思金公爵家裏的人在那裏也沒有聽到過，甚至是消息茫然。」

「那自然了！」——公爵立刻回答。——「梅思金公爵一族的人除我以外完全沒有了。我覺得我是最後的一人。至於父親和祖父們，他們祇是鄉下的田主。先父曾充任陸軍少尉，他是士官學校出身。我不知道葉潘欽將軍夫人何以也屬於梅思金公爵的一族，大概也是自己族裏最後的一個……」

「哈，哈，哈！自己族裏最後的一個！哈哈！您的想頭真是奇怪！」——官員嘻嘻的笑了。

黑臉的人也冷笑了一聲。金黃髮的人也有點奇怪他竟能說出俏皮話來，自然是很不好的俏皮話。

「您要知道，我是完全沒有思索就說出來的，」——他終於驚訝地解釋起來。

「那是很明白的，那是很明白的，」——官員快樂地湊上去說。

「公爵，您在那裏，在教授那裏，學科學麼？」——黑臉的人突然問。

「是的……學過的……」

「我可是從來沒有求過學。」

「我也就是麻麻胡胡地學一點罷了，」——公爵補充着說，幾乎像道歉一般，——「因為我有病，他們認為我不能有系統地求學。」

「羅果靜家的人您認識麼？」——黑臉的人迅快地問。

「不，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在俄羅斯認識的人很少。您就是羅果靜麼？」

「是的，我就是羅果靜·帕爾芬。」

「帕爾芬麼？是不是那個羅果靜家的人……」——官員起始帶着特別鄭重的態度說。

「是的，就是那個，就是那個，」——黑臉的人帶着無禮貌的不耐煩的態度迅快地打斷他的話。但是他一次也沒有朝着疹癩臉的官員，一開始就對公爵一人說話。

「是的……那是怎麼會事？」——官員驚訝得發呆，幾乎把眼睛都瞪了出來。他的臉立刻疊成一種崇拜和拍馬屁的神色，甚至是驚懼的神色。——「就是那個謝蒙·帕爾芬諾維奇·羅果靜，世襲的，尊貴的國民，在一個月以前死去，留下了二百五十萬盧布的資本，是不是？」

「你何以知道他留下二百五十萬的資本？」——黑臉的人打斷他的話，這一次連向官員望也不屑於望一下。——「真是的！（他對公爵使了一下眉眼。）這於他們有什麼關係，竟立刻爬上來鑽營起來？我的父親死了，這是實在的事情。我現在過了一個月纔從蒲司可夫回去，幾乎連一雙皮靴都穿不上。混蛋的兄弟和母親，錢也不寄來，通知也不來通知一下！像

對待狗一樣！我在蒲司可夫得了熱病，躺了整整的一個月。」

「現在一下子可以取到一百多萬。這還是至少的數目呢，我的老天爺呀！」——官員擺着雙手。

「請問，這於他有什麼相干！」——羅果靜又朝他惹惱而且狠怒地點頭。——「我決不給你一個戈比，那怕你倒栽着跟斗，在我面前走路。」

「我一定要這樣走路，一定要這樣走路。」

「你瞧！我決不給，決不給，那怕你跳整個星期的舞！」

「你不給就不給罷！我就是要這樣，你不給好了！我還是要跳舞。把妻子和小孩們都扔棄，却一直在你面前跳舞。你會表示敬意的，你會表示敬意的！」

「去你的罷！」——黑臉的人睡了一口痰。——「五個星期以前我像您一樣，」——他對公爵說，——「手裏揣了一個包袱，離開父親跑到蒲司可夫的審母那裏，得了熱病躺了下來。他乘我不在的時候竟死了。一口氣嚔死了。給死者一個永恒的遺念！他當時幾乎把我打死！您信不信，公爵，真是這樣的！當時我如果不逃走，一下子就會殺死的。」

「您做了什麼事情，使他發怒了麼？」——公爵問，帶着一點特別的好奇審看穿厚皮大氅的百萬富翁。雖然在百萬家私和遺產的取得中會有些可以注意之點，但使公爵驚訝而且注意的却還有別的什麼。羅果靜自己不知為什麼原因特別樂意把公爵拉作他的對談人，雖然他